

花鸟虫鱼之中,美得如此翩跹、灵气和超然者,我以为首推蝴蝶。今天,我正沐南窗冬阳而欣然撰文,虽未有“蝴蝶飞入我的窗口”,但我揣想,在广漠的锦绣江山的花草丛径之间,该正有多少蝴蝶,在上下翩跹着它们的美丽呢!

蝴蝶之美,我以为是一种华贵美。如果将它比喻成花,若非牡丹,也是腊梅了。假如比作鱼儿,恐怕也只有高贵的金鱼才能匹配。当然,它只能是会飞的腊梅,或游动的金鱼。蝴蝶的美丽,更多表现在气息上,这气息

既抽象,又具体,可说有些儿像珍稀邮票。你若不信,可仔细去瞧瞧鳞片细密的蝴蝶翅膀。闪烁冷光的翅片,反射着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七色光波,活像朝曦初露时的云蒸霞蔚。蝴蝶,在山水间留下了美丽的“投影”。有一眼泉,叫蝴蝶泉;有一种花,叫蝴蝶花;有一个梦,叫《蝴蝶梦》;也该有一座山,叫蝴蝶山吧!

蝴蝶,经常飞入浪漫艺术的花园。中国花鸟画,蝴蝶是“法定”的传统题材之一。蝴蝶双飞,自古以来都象征美满的爱

情。诗人表达缱绻深情,多喜欢用词牌《蝶恋花》。在古典诗词中,吟咏蝴蝶的佳句俯拾皆是,譬如“花卉蝴蝶浑难辨,飞去方知不是花”,“狂随柳絮有时见,舞入梨花何处寻”,“蝶来风有致,人去月无聊”,等等。江西派诗人谢逸,曾作咏蝶诗三百首,多有“江南日暖午风细,频逐卖花人过桥”之类佳句,被人誉为“谢蝴蝶”。

斑斓的蝴蝶,达到了大混大沌的哲学人生“物化”境界。“昔者庄周梦为蝴蝶,栩栩然蝴蝶也,自喻适志与!不知周也。俄然觉,

则遽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,蝴蝶之梦为周与?周与蝴蝶,则必有分矣。”(《庄子·齐物论》)必定蝴蝶身上可小可大、又灵又动的哲学意蕴,使庄周“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”,方没有去梦什么蜻蜓、纺织娘、金龟子、东风螺、寒蝉一类凡俗生灵,而专梦,其实也就梦了一回超然物外的蝴蝶吧。在中国文化里名高千丈的蝴蝶,除受庄周青睐,被艺术点化外,主要的,我想还应该是蝴蝶自身的“争气”吧。

蝴蝶,既属于艺术又属于哲学。浪漫与抽象,是那么和谐地统一于蝴蝶。

蝴蝶真美!

蝴蝶

——自然笔记

杨文丰

小屋的墙上,点燃喜庆气氛的结婚照,取代了两人在“天涯海角”景点的合影。这两个相框,最好都能挂上,前者有特殊意义自不待言,后者是一帧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照片,他与她也都很喜欢,只是为了在空间有限的墙面上突出主题,临时委屈它让位了。

眼下,尽管已过了新婚燕尔和蜜月期,但这对伉俪似乎仍亲昵如初。瞧,连剩下的一个蛋挞,都要彼此分享。要是生活一直像蛋挞一样甜美,那该多好……

可惜,好景不长。就在这结婚照下面,她跟他商量一件事。她的一个亲戚,想把户口“暂时”报在他们这儿过渡一下,她应允了。可他不同意这种迁人:现在咱俩的这本户口簿上,只有你我两个人的名字,要报进来第三个人,也只能是我们的将来出生的孩子。

他也怀疑是她由于某种原因把户口簿藏起来了。不过,互相猜疑归互相猜疑,家中确实确实找不着这本户口簿了。

后来,他们申请补办了一本户口簿。再后来,他们办了协议离婚。

这一天,她回来取自己的东西,临走时,她摘下墙上的照片镜框,把结婚照一剪为二,带走了他的另一半。

她走了,从这个曾经热闹、一度温馨的小屋走了,从那本补办的户口簿中走了,从被擱到地上碎了玻璃的相框中走了。

他望着墙上虚席以待的空位,并未把原先那个装有“天涯海角”合影的相框再挂上去,而是将它压至箱底。先前挂镜框的地方,换上了挂历,年复一年,可他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的。

物换星移,时光流逝,不知不觉好些年过去了。一天,整理衣物,他重见那个压在箱底的装有与她合影的相框。他欲抽出那张照片,换一张别的什么挂挂。就在打开镜框后盖的当儿,他愣住了:

户口簿

高低

只见那本与他们藏猫猫的“失踪”多年的居民户口簿,正乖乖地紧贴在他俩的身后。它看上去还挺新,深棕色外皮所释放的光泽,反衬了他生活的黯淡。

是谁将这本户口簿保管得如此地道,他没有心思去推究,他想到的只是:这本东西已经作废了,连同它承载的期盼……

2015年,我从分局刑侦支队调入经侦总队。初入经侦,仿佛置身迷宫——一心寻找答案,却始终摸不着前行的方向。就在那时,一位总爱露出迷人微笑,眼神犀利神情慵懒的探长将我迷雾中救出,让一切变得明朗起来,他就是凌震伟。

2016年4月,支队立案侦查了一起之后震动沪上、震惊全国的中晋公司非法集资案。这个巨大的“庞氏骗局”拥有遍布全国10余个省市的营销网络,1.2万余名百姓身陷其中……每一组数字都时刻击打着办案民警脆弱紧张的神经。而这起案件的主承办人,正是凌震伟。

“凌震伟是个死脑子”,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中肯评价。本想着如此规模的案件,侦办起来一定声势浩大,震天动地。然而事实上,凌震伟每天

布置给我的工作就是端坐于电脑桌前,把同事们从各处搜集、挖掘到的成百上千兆数据录入电脑,随后按照他的指令一遍遍筛选,一遍遍过滤。

工作间隙,凌震伟总爱笑呵呵地对从桌的电脑屏幕后探出头来鞭策我一番:“加油啊,小磨刀匠!”随后,办公室里又是一阵不绝于耳的键盘敲击声。我越发感到,这些工作的安排,似乎只是为了锤炼我这个初来乍到之人的定力。周而复始,枯燥乏味至极。

相比之下,同样是夜夜无眠,曾经刑队里的彻夜蹲点守候伏击,就显得精彩而有趣得多!他根本就是死脑子!办案是靠一头汗两腿泥跑出来的,坐着敲电脑键盘,算哪门子侦查员?”我在心中嗤之。

直到主犯徐留双手掩面坐在审讯桌前,我才彻底改变了这个看法。

江海文化农家乐

郭树清

前卫村,位于长江与东海交汇处的崇明岛中北部,区域面积3.5平方公里。1969年初冬,前卫村人面对“潮来一片白茫茫,潮去一片水汪汪”的荒野滩涂,硬是靠着一根扁担、一副泥络、一把铁锹、一双草鞋围垦造田,诞生了一个以“前卫村”命名的村庄。历经40多年的艰苦创业,江海荒滩原生态地,蜕变成绿荫环绕、鱼塘密布、环境优美、民风纯朴、村民生活富足的田园诗画般文化旅游农家乐村。

改革开放后,前卫村因地制宜,率先培育成集生态旅游、体验农家生活乐趣、品味美味佳肴为一体的乡村度假农家乐。这里的农家乐,颇具特色,建有中国奇石馆、世界木化石馆、雷锋纪念馆、世界根雕艺术馆、瀛农古风园、生态休闲广场、跑马场等寓文化性、知识性、史料性、趣味性为系列展馆和活动场所。另有时令瓜果采摘、垂钓等,吸引无数中外游客休闲、娱乐、度假。

瀛农古风园景区,占地面积12亩,分为四区,以一系列的人文景观,传承文化,体味乡愁。一区为“结庐拓荒展示区”,展示唐朝时期农舍农具;二区为“渔盐兴盛展示区”,展示宋元时代的农舍农具;三区为“田园科技展示区”展示明清时代的农舍农具;四区为“农家古风展示区”,是综合展示区,展示水车、牛

犁、推磨、纺纱、织布、轿子、独轮车等留有时代烙印的各种传统生产工具、生活用品琳琅满目,目光抚过,熟悉的农家生活在眼前渐次清晰,凸现农耕文明的古老记忆,反映了崇明历史的演进和生产力的发展过程。

与其他农家乐不同的是,这里有一处景区是野生动物幼训养基地,占地面积20亩,其动物有鹅、豚鼠、香猪、猴、老鹰、斗鸡、孔雀、梅花鹿等,基地环境幽静,树木繁茂,鸟语花香,生态怡情,置身其间,顿觉进入了美丽的桃花源。

在前卫村,市民游客不仅能品味人文艺术,还能感受自然风光。冬日的一天,来到前卫村,入住海上花岛酒店,清晨,天刚破晓,一对白头翁以清脆高亢的声调,将人们从睡梦中叫醒,沿着村前的大道,伴着丝丝寒意,品着清新空气中裹挟着的泥土气息,走到村不远处的北横引河大桥。早晨的河畔宁静优雅、风清气爽、天蓝云白,人与自然融为一体。站在桥头,极目远眺,河水清波荡漾,两岸树木茂盛,色彩丰富,旖旎风光,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,两排水杉树高耸挺拔、树叶紫色,枝头积着一层茫茫白霜,树的四周弥漫着薄雾,形成一片雾纱,如梦如幻。纵横交错

的小路“满霜如雪”,印着一行行足迹,勤劳的人们已经开始忙碌。

一轮红日冉冉升起,照射在平静如镜的河面上,金光粼粼,照射在风中摇曳的芦花上,银光闪闪。天空碧蓝,几朵白云飘动,几只飞鸟翱翔,静静的河面上飘来一叶小舟,木桨划出一圈圈水纹,打鱼的渔民们把网撒向水中,轻轻游弋,并不时地收网,鱼在网内活蹦乱跳,这可是没有一点污染的清水鱼啊。

不远处,一群白鹅在河水中嬉戏,似一朵朵白云悠悠地漂浮在水面上,蓝白相间,美轮美奂,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灵动和谐生态画卷。



陈鹏举铭砚、罗刚刻

在刚刚结束的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拍上,齐白石的《山水十二条屏》以9.315亿元成交,成为全球最贵中国艺术品。一时间以齐白石为主题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,众人的目光又开始聚焦在这位“人民艺术家”的身上。

出生于贫苦农家的齐白石,毕生笔耕不辍,他在耄耋之年写下自嘲诗:“铁栅三间屋,笔如农器忙。砚田牛未歇,落日照东厢。”视砚台为农田,以笔墨为农具,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了。

“砚田”是砚台的雅称,清人伊秉绶曾有铭:“惟砚作田,咸歌乐岁。墨稼有秋,笔耕无税。”这大概跟古来文人志士多向往田园牧歌式的隐逸生活不无关系,他们期冀的不是秋收的麦田,而是心灵的沃土和精神的回归。

自古文人以文墨为生,既读书,必有笔墨纸砚环绕其周,于是有了“文房四宝”,“四宝”之中,尤以砚特立独行,因笔、墨、纸都属于易耗品,砚则不同,可时时把玩,日久而古意尤生。

砚台除了砚池外,其他五面光滑平整,又给了文人骚客驰骋文思的余地。于是,在砚台上铭刻文字或图案成了文人的又一雅玩方式,砚台也因此成为融历史、文学、书法、绘画、雕刻于一体的精美艺术品。砚铭的内容因人而异,书体、绘画不拘一格,或讲述砚台之来历,或抒怀言志,或用于自警,或撰写人生格言,传递给家族后人,砚铭成了砚台中最具文化内涵的部分。在诸多传世之砚中,有的因砚质佳做工妙而传于后世,有的则以所刻砚铭的精妙而得后世青睐。

文人爱砚,多将情感倾注于斯。唐代书家褚遂良曾有一方端砚,其铭文:“润比德,式以方,绕玉池,注天潢,永年保之斯为良。”言简意赅地道出了砚的外型、质地、镌刻的精良,并以润比德,赋之以灵性。苏东坡向来被视作文人典范,尽管毕生坎坷,几起几落,但所到之处无不以笔砚自随,曾自云:“我生无田,食破砚。”他对老木奇石尤为喜爱,在京城时李伯时得陈峡州马台石,十分喜爱,置于书房中,东坡一日来访,见此砚便建议道:“研石为砚,将你收藏的各种玉的器形刻在四周,我在砚池旁书铭文。”而后便作《洗玉池铭》,时为北宋元祐八年。南宋岳飞用砚,背镌铭文:“坚持、守白、不磷、不缁”。此铭无不显其“精忠报国”之志如磐石之坚也。清代文人纪晓岚曾有铭砚文:“流水周围,中抱石田,笔耕不辍,其中有丰年。”丰赡的人文情思引人入胜。近代白石老人同样视砚为珍宝,他曾有一方产自湖南的花岗岩雕花石砚,石质坚硬,发墨快而滋润,喜爱至极,遂亲自在砚上镌下一行小字:“片真老空石也,是吾子孙不得与人,乙酉八十九岁,齐白石记于京华铁栅屋。”尽管刻下了“不得与人”之嘱,但他最终还是把砚台送给了毛泽东。

“文人之有砚,尤美人之有镜也,一生之中最相亲傍(陈继儒)。”小小一方砚池,方寸之间,寄托了文人的情趣和理想,让今人透过千百年的风烟岁月而慨叹。到底是因为砚石的天生丽质而得文人青睐,还是因为文人的情感倾注使得这方“砚田”变得更加“多情”?

伟把刚才的对话组装了起来,看似没有章法和逻辑的对话,竟渐渐地形成了一个直指中晋公司犯罪事实的闭环。凌震伟思路清晰,徐留渐渐发现自己的叙述前后矛盾、破绽百出。而我发现,凌震伟沉着抛出的这些证据,正来源于那些我曾不以为然的枯燥乏味的工作中。凌震伟与徐留间这场不露锋芒的正面交锋,主动地突破了案情,完全地占据了主动,既不靠气势,也不是投机。一切运筹帷幄,所谓智慧经侦。凌震伟带我领略了经侦工作的妙不可言。

也是在这场审讯之后,我似乎顿悟了“思而不学则殆”的道理。与其迷茫,不如即刻起航。经侦工作的道路上,我当稳积跬步,以行千里。

犯我国法者,虽远必诛。明日请看《十年追逃记》。

口水。”随后便转身站回了原处。徐留伸出双手接过水瓶,轻锁着眉头将目光投向了凌震伟。就是凌震伟这么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称呼和动作,让我和徐留同时意识到,他先前的滔滔不绝,实则是因为心虚而用力过度。

凌震伟没有接徐留的话茬,而是同徐留聊起了员工福利、企业文化、成本控制等问题。徐留知道凌震伟绝不是为了闲聊,他的回答变得小心翼翼起来。看得出他在使劲揣摩出题人的思路,但对于凌震伟那些“毫无章法”的提问,即使明知他在声东击西,也很难自如如架。整个过程中,凌震伟的神情和语调都不曾露出丝毫变化,而他愈是泰然,徐留愈变得紧张和不知所措起来。

“徐总,刚才的对话,我替您做个简单回顾……”凌震

积跬步 至千里

陈顺昌

们每个人对视交锋,从不回避我们的目光,沉着、淡定,侃侃而谈,内心强大如斯,令我吃惊。我悄悄地将目光投向站在一旁的凌震伟,一改往日的嬉笑模样,他只是站在一旁若有所思地听着,一言不发。气势上,怕是我们早就输了个精光,我真为他捏把汗。

凌震伟走上前去,给徐留递过一瓶矿泉水:“徐总,喝

口水。”

“你们知道中国金融行业的最大特点吗?知道世人皆知的‘中晋帝国’是如何一步步迈向成功的吗?”审讯室里,徐留双手环抱胸前,气定神闲地向我们讲述着自己的创业史和发迹史,语句间可见其深厚的金融法律知识功底。他与我



【十日谈】
经侦警察风采录
责编:杨晓晖